

原刊影印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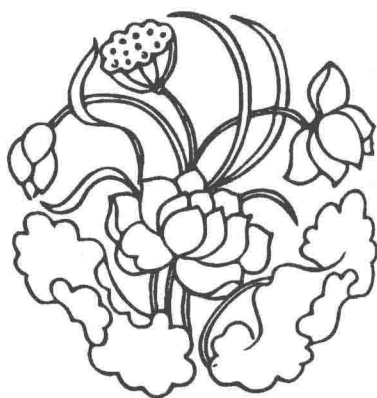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 99 卷



文教叢刊

中國書店

文教叢刊

第一期

第一期要目

東方文教研究院與文教叢刊

談「學」與「人」之自覺一

中國哲學思想與佛法一瞥

儒學在人類文化之地位及其意義與演進

法家思想之演變

評新唯識論者之思想

禪學

中國二千年前之經已派哲學大師荀子

文藝

詩

賦

文

雪天清話

人類和平之展望

附錄

王思洋

呂澂

陳銘樞

王思洋

李源澄

王思洋

陳銘樞

王思洋

徐霞

陳銘樞

王思洋

化中

阿光大

東方文教研究院招生啓事

本院本年三月，開辦研究部，修學部，問學部，函授部。

研究部以造就專研儒學佛學及中西哲學文藝之專門人才，並期速能發揚弘教學說之事業，食宿院供。修學部爲研究之預科，食費自備，學費宿費全免。問學部以待訪道問法之士，伙食按月預繳，住時長短不限。函授部爲便有志研究修學問學而力不能至者。年繳郵費四百元，學費六百元，郵費年終結算。

研究生暫定二十人，先面試，函試及格通知到院面試。面試及格填具志願書保證書，正式入學。修學生入學手續同，人數不定。問學生得人介紹，經本院許可，卽入院。函授生通函報名繳費卽註冊，

研究部試題：(一)志行自述(必做)(二)對儒學之認識(三)對佛學之認識(四)對近代學說思想之認識及批評(以上三題任做兩題)(五)文藝(詩，文，舊作新作均可，題自擬。)

修學部：(一)志行自述(二)國學略述(三)文藝(題自擬)

試文準於陽曆本年三月十五日前交本院。(通信處內江南街信立轉)。

本院內一律素食，無一切非法嗜好，來學之士，應本己立立人，超越流俗之精神，以挽救此人世爲志。其他年齡，資格，在家出家，一切無限制。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東方文教研究院院長王恩洋啓

東方文教研究院與文教叢刊

王恩洋

民國三十年春，余省師至江津，歸途過內江。友人李仲權先生問予曰：龜山書院近何如也？余曰：抗戰軍興，年復荒旱，學徒多散去矣。曰：來內江講學何如？余曰：荷小隱者著述，亦可來也。余既去，不意是年秋冬之間，仲權竟偕廖君澤周張君介甫陳君戒于發起東方佛學研究院，租院址於內江聖水寺，住軍總部慨然贊助，讓所駐院舍。遂迎予長院，三十一年予至院。規模未備，人力財力均不裕，雖名為研究院，實同三家村一冬烘書房耳。然諸君子既盛情發起，予亦耐心處之。此一年中，除講說外，余得完成吾在龜山所作之雜集論疏，下年復作成瑜伽師地論疏六卷，仲權並促吾作新理學評論或。此吾一年間之工作，亦即佛學研究院一年之成績也。

是年九月黃虛方先生來院，共商院務之進行。以爲東方佛學研究院之名播極不廣，應如吾龜山書院宗旨，儒佛並宏，且旁及於哲學史學文學，則道出之人才當更適宜於今世之用，因是改名爲東方文教研究院，作緣起一文述其宗旨及其期望，其如另篇，由是而東方佛學研究院一變而爲東方文教研究院矣。

三十二年先師逝世於江津內學院。余葬喪喪葬。友人多留吾留內院共負繼述之事業，洋則以文教院開辦伊始，不宜中輟，且體先師之志，近年憂心世運，講學之外，更宏儲學。則文教院之組織，亦正先師之志歟？殯祭既畢，因遂返院。至院時，院中僅有學生一人，門庭寂寂，馬鳴蕭蕭，仲春而有深秋之感，將何爲哉？將奮著述而已矣！振筆而書，十日成寶有其空中道了義論一卷，再讀吾舊作論新疏，調而理之，類而別之，深研而窮究之，開發大義微言，於一月中遂成孔子學案十五六萬言。而孔子之學說思想體大行炳乎如日星矣。中心喜躍。院友遂商量印行，而印費無着。廖澤周吳秉衡劉厚生張介甫並費貲方熊寧庵諸君子各出萬元。廖叔潤八千。張茂芹韓子才諸君復承購預約百五十部，遂得印行文教叢書一二三三種，即孔子學案寶有其空中道了義論及新理學評論是也。此三書四月付印，至八月出版。而文教院以學說思想與世相見矣。是年四月余以先師自日大祭復至內院，便道返家。至七月復回院。重理舊說，續作大學新疏，大學新釋。八九月間復作孟子學案或，書之組織內容，與與孔子學案等。或書亦在一月。是先聖之加持歟？抑有情之業

賡歎？余不得而知之矣。書成因即付印。而有文教叢書四五六七種。即孟子學案大學新疏老子學案王國維之思想是也。九月自流井友朋皆謂人生哲學及力種性品。十月先師生日，復至內院開會。重慶佛學社請講真實品，歸道過瀘縣佛學社請講金剛經，歸來已冬月中旬矣。隨即將書在自井瀘縣所講者，筆錄成書，因作新人生哲學及金剛經釋論，一月而畢。時已殘年，因便還家。計吾此一年中，往返於江津重慶瀘縣自井南充者半年，靜住文院者半年，收書八種，共六十餘萬言，又皆得次第印行。院友院生，皆各精進努力。艱難窮困，愈覺精神。東方文教院第二年之事業如此而已。

三十三年二月初八，余始由家返文院。住院二十日，擬作荀子學案，尚未擬筆，而新津諸君請經，因赴新津。再轉成都講經畢，武漢大學聘為教授史學系哲學系以儒學為學。講學二月餘，乘便赴峨眉山遊覽。歸還文院，則五月矣。復住二十日而歸家秋收。此半年中，因講學時多，遂未暇成書著述。春間文院印文教叢書第八種新人生哲學於內江。印文教叢書第九種金剛經釋論於成都。在成都時成都友人請印雜集論疏，當時估價二十萬元，信至自井，即時余述懷余次齊張紹甫李林蔣筱園諸君慨相印金乃過期一月，而物價飛騰，雜集論疏非六十萬元不辦。此議遂罷。而思與聖觀師合辦印刷，自行印書，然此時文院經濟正窘促，生活之費且難，將何以恢宏大業哉？忽得余次齊先生來函，云聞諸戒子，備知文教院艱難維繫之狀，同情回顧，擬合同志，為文教院創辦一規模宏備之印刷局於嘉定，以助文教之發揚，而期人類之平治云。逸月復得戒子來函，云已在自井組成院董會。井方十人，余次齊，羅筱園，張紹甫，吳冰國，曾錫瑜，曾子郁，劉濟周，唐述堯，張介川，陳戒子。內江五人，李仲權，廖划平，廖澤周，榮有年，劉厚生。共舉余次齊為董事長，分部分職，計劃其周。基金其各並為籌集，當議開辦印刷局事大力勞，不如以此基金按月生息，即以息金印書有餘，衆贊會同，會議圓滿。予得此息，何勝慶幸！七月返院，次齊先生自成都來，約子並井，重開會議，議決文教院明年擴充為三部，一研究部二十人，伙食院供。二修學部，伙食自備，另設獎學金獎勵優秀好學之士。三問學部，隨緣指導，不限去留。印書事業決先印說無垢稱釋，再版金剛經釋論，孔子學案等。予更提印文教叢刊。當衆議決。先是子於去年臘月於印孟子學案等時，即擬印文教叢刊，凡吾輩篤論者不成立書者，合印一冊，並附載文院事跡，出入開支，贊助友朋等，公布於世，因經費不足而止。今既基金有著，規模較備，除印書之外，復擬將大文教叢刊，每年一冊。並思

約請大朋共自撰述之責。蓋文教事業，關係甚宏，洋之區區，力能有限。非羣力莫由發揚，非大賢莫能磨鍊。故其願海內賢達，起而合作則數焉。此文教月刊發起之動機也。今茲彙刊發行，謹抒素懷，就正明哲。

中華民族建國宇宙五千餘年，生產足以自養，文教足以自治，傲然自足，鄙視四夷。乃近代西方文化，炫赫昌明，國力澎湃，威震全球。我國商戰工戰兵戰無不敗北。然後自知不足，震懼不能自守，於是東施效顰，邯鄲學步，盡棄所有，屈從從人，方期國富兵強，有以自立。功未及成而敗已屢境。河山破碎，正難收拾。乃世界戰起，慘烈非常。滅國復宗，顛倒相繼。科學之發明，工業之製造，祇以用於侵略防禦之途，而成摧滅人類之業。所謂西洋文化，不過如是而已乎？當今之世，從東方固有之文化，則才不足以禦侮立國。從西方新起之文化，則祇以侵略而殺人。故人生趨向，世界前途，徘徊憂思，莫適而可。此非一人一國之憂，而天下人類之患也。

一編研究西文化，各有所短。東方文化既腐舊而不達於用。西方文化，又殘毒而難得其功。爲中國計，爲人類計，皆有另創文教之必需。

雖然，創開文教，談何容易！譬之造屋，必有基礎，必有器材，人力既盡，工作不遑，而後可以成宮室樓台，供人棲止。欲創開文教，何獨不然？亦必有所藉所資，及其付諸，然後乃有用心之處而宏猷可成。非徒閉目冥思，忽然懸構，便可以指導人生，開物成務也。然則編文教之創造，其所藉所資所取爲繼者爲何？曰仍喻人類已有之文教而已矣。孔子不云乎？『幾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欲知文教大典，雖舉人不能創作。而人類文化，實隨歷史以次演進。必前有所承，旁有所受，然後斟酌情勢，因時損益。損者去其陳腐毒汁，益者增其滋養新質。如生物之發展，新陳代謝，消化排遺，舊種之上，新以肥料。本枝之上，接以新苗。則根本不傷而生機勃茂。是故欲創新文教者，唯當研究整理舊文教而興之以洗滌腐惡，發揮滋養而已矣。

自秋意觀之，東西文教，雖各有短長，亦各有所長。大約東方人善於知人心而略於辨物理。西方人善於察物理而忽於知人心，人心如何知？在精神而內省。內省所以自知其心也。擊情所以知他人之心也。動於內省，故自知其愆尤而改過遷善。以道德而修業。善於擊情，故推己及人而同情憐憫，所舉勿施。故正己以爲義，忠恕以爲仁。是故利害不虧其

前此而人格崇高。仁故暴戾不生其心，而胸襟宏偉。爲學則爲聖賢之學，爲政則爲王者之政。聖學故優然自得而受用不假於外物。主道故以總服人而不尚武功。其人生觀不貴智，不尚力，不重利，不貪功，淡然自足而無累，與人同樂而不爭。和平之中有深厚之味，此東方文教之政也。故其人也，重人倫而忘其自我，無畛域而不知有國家。個人沒於家族，國家渾於天下，以是有家族制度而無個人主義，有天下思想而無國家主義也。雖然，由其略於解物理故，科學不發達，平素不進步，利用學生之道不宏而學生死存亡於天命，此國之所以貧賤也。儒及道家皆不迷信鬼神，而陰陽災異之說，充塞古今。拜鬼拜物之教，流行社會。則思辨之學不發達而破邪顯正之理論不足以資廓清也。政治本極富民主精神，理想尤高於民治，而對暴君淫民，有過度之寬容。對奸臣幼君，川蟲蟲也。愚厚。以致法治之精神不伸而國度常搖搖於官宦宮妾小人之手，以釀成滿清流寇夷狄蹂躪而國以困蹙。是皆其所短也。記曰：溫室放風詩教也。詩之失也愚。其東方文教之謂乎？

物理如何察？在客觀而實驗也。客觀者，詳察事物之實性而用而不挾以主觀之成見也。曰牛駘騷，則空重牛花。心起愛憎，則是非變亂。焉可以得物理之真相耶？客觀則以物觀物，而不以己觀物。所謂以物觀物者，物物近其本然也。不以己觀物者，事不不起私意也。如此而後物之實性可得。繼之以實驗，則推理不落於虛謬，而且可以修正其判斷也。且觀察物理者，貴能製器以備用也。製器備用，又必先之以實驗。實驗成功而器用以出，則推理科學焉得而不產生實用科學耶？西洋近代學理之精麗，製造之精煥，物質文明燦然大備。入海上天，巧技莫測，良有以乎？使用之以利用厚生則轉也。雖然，設以觀物者自觀，則自然無察於自心，以爲腦髓骨髓細胞而轉而已矣。樹木欲求牛權利而已矣。設以觀物者觀人，則膜然無融於情感，如觀犬馬牛羊之居資器利用而已矣。故西洋之人生，重利害而尚智力。適德以快樂爲標準。人格以才力爲高下。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國家主義極端發達。有我無彼，有我國不有人國。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以侵略他人資發自我爲手段與目的。直可謂強盜主義而已矣。迨世界之弱小民族人類既食以飽，列強乃直接相爭。侵略者不以異國之人爲人，而悉其趨殺如牛羊。自視其民，亦不以爲人而以爲劫人殺人之工具，如犬馬而任其犧牲。血流成江，曾不一動其悲感。然則西洋文化之發達，豈不爲人類之利，而祇以自殺而已矣。莊生云：哀莫大於

心死，而身死次之。蓋喪心者必病狂。心死者身必次。西洋人始終不知有心，亦無以慰安其心。逐物求利而不足則肆其侵略，窮愁天敗，則求助於上帝。始終內心空虛，而前後矛盾。則精於察物而忽於知心者之過也。記曰：繫辭精義易教也，易之失也賊。此西方文化之謂歟？

當今東方文教既陳腐而不適於用。故近年國人多慕其迷信而不科學，專治而不民主，貧弱而不富強，遂判斷其爲己陳之朽狗，唾棄之無所顧惜。不知垢衣之中有寶珠焉。今人驚驚於西洋文明之光怪陸離發明衆多威力強大，遂以爲至高無上，當盡量接受，迎頭趕上。而不知毛食之中有雜毒焉。此吾國人之誤也。然若謂我國之文化爲已足，不淘漚其渣滓，不腐蝕其塵垢，更不汲收西洋文化之長，以資補闕而收滋補之效。則新機無由發生，而精華無由顯發，有沈淪萎靡以消亡而已矣。此爲我國文化前途慮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再就西洋文化言，則科學之功，工業之用，及其所發生之器物，皆僅足爲人類生活之器具，而人生之價值意義全不在此。且此工具善用之固足以爲生活之資，不善用之反足以爲生活之害，故如無崇高之思想宏大之襟懷深遠之修養以內定心志外輯人羣，則無以駕馭此物質文明而反自斃毀。此爲西洋文化前途慮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是故欲爲人類前途計而謀創造新文教耶？其始當爲東西舊有文化之研究，研究得其真相短長之所在而與之以選擇去取。去取選擇之權。有資於兩者之比較與攻錯。最後則建方之弱點盡去而精美畢現，然後轉趨於溶化而合爲一體。以觀心之造觀心，以觀物之消觀物，反省感情以治人，客觀實驗以取物，以東方文教控制物質文明，使之利用厚生而不爲害。以西方工業滋養東方文教，使之清而發皇而不貪汙。則身心交養，人已兩得，人類之新文教成而宇宙寧平矣。

如右所陳，是爲吾人創辦東方文教研究院及文教叢刊之宗旨與願望。研究院所以聚集友朋，叢刊所以發表思想。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吾人丁茲空前浩劫人類生死絕續之交，苟不改正文化以入於正軌，則長此鬥爭同歸於盡而已。苟能窮變通久善能則道，則當此五洲交通天下一家之時代，取精多用物宏，亦足以樹立空前未有之宏業。此之謂偉大時代，必有偉大之人物悲智兩宏大雄無畏者，以公荷如斯重任而成斯大業。吾人則願負稿矢以前趨而導夫其先路。

昔在民國二十年春 先師與洋書，命東下主辦學事。其奉書曰：

……開弟能續作佛學概論，不勝作禱。弘法及靈樞更新，良之福也。雖然，何不東下，而拘守一隅耶。漸以世
觀青園。烟之適以滑之者，不可也。本以青園而世昏迷，今則必以正論醒彼昏迷。肺癆醫病，又須解藥也。不然
一。死於病者一二，而死於學者什百也，豈細故哉！漸欲辦一應事，即思益三十二大慈之意，內學以精研研義為主
。悲學以待正開導為的。悲學主人非吾恩澤其誰克哉！……如何之處，速決速覆。

殷重之命，露如之言，中心切感。時以血疾新癒，未敢任重，又雙親年逾七十，老病相侵，不敢遠離。無得懇切陳
情期以異日，光陰迅速，俄十三年。今文教雜誌刊得於當前清初期中創刊出世，無幾亦先師悲學之意歟。然而
先考先妣既逝世於前，先師復逝世於後，小克其目視，愧憾如何！而所謂世亂世亂，世迷世迷者，有加無已！區區
乃欲遠東流而西之，意者其非然乎？曾子有云：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德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
亦遠乎？今茲之爲，亦至誠竭力以將之而已矣。（三十三年冬月初十日於東方文教研究所院。）

記余燮陽先生之論書

洋

內江山水清秀，代出名賢，現時書畫家尤衆。三十二年前，余亦曾改制過書，邑人亦知
，余燮陽先生至文教院，年六十七矣。體魁偉，氣沉厚，談書法至精。謂古人造詣不易及，愈用
心力愈自知其不足，愈不敢輕古人，後實之士不知辛苦，則傲然自以爲是矣。曾有某君者，平生
嗜書，終日臨模，至老不休，益箱累篋，皆其心神血汗之所積也。隨而賜子展其書，一一諦觀之
，繼命取火來，火至，盡焚之，問其故，搖手曰無可存者，即毀目逝矣。予驚曰：是人也，用力
也勤，自知也明，而勇於棄捨，概具矣！轉世再來，後不爲大家不可得也。余先生又言藝術與科
學異，科學可以推知，藝術但可神會，得心應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又謂藝術與機器異，一機
器發明，凡工匠皆得製造，出品可無量，以其爲機械也。藝術純屬精神之創造而莫由轉做，非機
械的，心靈的故也。機器以多而給用，藝術以少而見珍，爲之難，貴之亦難。又謂右軍之字雖學
，魯公之字易學，易者形體速具，難者神理難肖，學而有一知知其爲難，學王者成功不即公王也
。故王書內容更富，尤推獨步云。予曰：區區數語耳，云何常人終身寫不到好處。余先生曰：作
人亦如是耳。終身習，背不到好處，終身行，行不到好處，故人之爲學老死而後已。此語重千鈞
。吾謂藝術家必有特識深望，信然！半生不見，忽聞余先生逝世矣。惜哉！念其人因記其言。

談「學」與「人之自覺」

呂 澂講 王冠勳記

昨聞陳君所談。佛說儒說同一源頭皆從人的腦子裏出發，甚是。惟此言尚覺未盡，今更補充之曰，「我，人也！」必有如是之自覺始得謂之人，不然，則禽獸耳。必從此立說始得謂之學，不然，則戲論耳。佛說儒說同一源頭者實在於此。（儒說以「人」爲中心，可不待言。佛法以人身而說，佛教於人道中施設，又以具足「丈夫相」而成佛，則「人」亦佛說之中心對象也。）宇宙間學說繁稱爲學而無愧者，其國事亦在於此。

蜂之結網，蜂之營窠，其技之工，雖大藝術家無以過之，然歷千萬年而不變。此本能之生活適應環境則爾也。人類之生，日新月異，其之向上，可無止境。此超乎本能之生活，創新環境則爾也。人類之思想論議若不從人之自覺出發，必限於開展本能適應環境，僅足以圖存，而無益於人生之向上，實不得謂之學。

學由於人之自覺，由自覺進而認識人之所以爲人即所謂人性者，又有深淺之不同，因之表現於學說者，究竟與不究竟各別。

其在儒家，孔之後自以孟爲兩大派，皆知於心以求人性。但孟之所認識者爲「心性」，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此於透過好惡情欲之處洞見人性之爲「心」。荀之所認識者爲「情性」，故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此完全就紛亂之情欲以言人性。所見者淺，遂不得不歸結於「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尅賢而談，兩家雖同宗孔，其真能發揚光大孔門「仁，人心也」之宗旨者，乃孟說而非荀說。後世儒學有意無意間皆以荀說爲主，今欲加以簡別，揭示孔子之真宗旨，應改稱孔學而不稱儒學。

於此宜附帶論及者，老莊從否定人性之觀點以立說，遺毒數千年，實不配稱之爲學。老氏主張復歸自然之常道，究

其動機，實出於不能自私之一念。故其言曰：「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資利而不吝，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其所以待人者，乃在虛心實腹，弱志強骨，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人而如此，其有異於禽獸者，僅衣冠耳。迨夫莊氏，自利本能之發展益甚，不惜以人殞物，委身造化，并人之實亦取而之。故其言曰：「有人之形，無人之情。……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又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休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養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存亡之義一，人物之界消，此周夢爲蝴蝶，不知周之爲蝴蝶歟，蝴蝶之爲周歟，于焉終歸於「物化」。老莊之說不足稱學，只是方術而已。莊子天下篇亦自承之。孟曰：「天下之貴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荀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可謂洞見此派之病根。方今世風頹弊，逐利之習，達於極端，乃猶有視老莊之說爲有益於人生而與以提倡者，甘毒藥如醍醐，誠倒惑之至也！

再談孟學，其高荷一著固無可疑，但以與佛法比，則遠不如佛法之深透之究竟。孟言人心之四端誠是也，然見諸實踐者，則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愛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由仁施義，遂謂「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愛有等差，視若不然。（此即義內之說）故其學爲人而發，亦僅極乎人道而止。佛法則曰：「若有發起菩薩業者，當生如是「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若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盡諸世界所有衆生，如是一切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雖令如是無量衆生證圓寂已，而無一衆生入圓寂者。」非但人也，凡是衆生無不同具此「心」，即無不平等，通衆生爲一體，此心之未安即衆生之疾痛處，此心之所安即衆生之安樂處。佛心以圓寂爲安，故大乘發心，一切衆生皆令圓寂。此所謂大心人也。大心人不同入市交易，亦行其心之所不忍不行而已。（此即悲心發動）源之遠者也流長，假之者三葉茂，此心所發，殆有富萬鈞之力，六道四生無不甘敬。非但「一人道」足以限之，此則佛法之所以爲大也。

但佛法有大小乘，其本體在認識「本淨之心性」相同，而其認識亦淺深各異。小乘所見於本淨之心性者，止可以得

解脫，（此即本淨之真相，遠離煩惱，僅有清淨的意義）其果僅得解脫身。大乘所見於本淨之心性者，不僅解脫也，且即是如來之所自出，故謂之如來藏，（此即本淨之自相，乃所謂性寂也，緣此以生功德，具備積極的意義）其果乃得法身。佛法以成佛為究竟，故堪稱真正佛法者，在大乘而非小乘。大乘由本心修證以見如來藏，實為佛法最高根本，人生得以擺脫「無常故苦，苦故無我」之憂慮，而趨入「常樂我淨」之佛境界，實以此為關鍵。涅槃云：「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即是我藏。」（莊嚴經論稱之為大我相）是則認識及於如來藏，正由吾人之自覺而察。唯佛法之說我，有從事實之分別而言，有從價值之感受而言，前者為佛法之所破，後者乃佛法之所依。死薪之差，千里之謬，不可不辨。經論中多有如緣無我，唯緣無我，並非我相之分別，涅槃經更舉實例，「凡夫愚人所以計我者，或言如大樹指，或如芥子，或如橡膠。」凡此之我皆就分別中實體而言，無毫髮實在。佛法即以是義而說諸法無我。至於價值之內感，從自證義而說我，發於人心最深處，實為學問之源泉。由是佛法之教人，不以一己之現實為足，必勇猛精進積集功德，求充己之量而為佛。又少以衆生之現實為足，必盡世界所有衆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何等究竟痛徹！宇宙間有事，則學而已。有真正人生，則佛法人生而已。然此出於人之自覺，不可不知也。彼一往拘泥小乘之義而權說我字者，視衆生有如遊絲絳空，隨風動搖，六度萬行，無邊事業，僅伊誰世負之說。

如上所談，學問之源頭既明，佛孔異同之故，中是求之，庶幾能得其實矣。

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文那內學院友會座談

文教叢書
第六種

說無垢稱經釋

王恩洋著

全書二厚冊
定價四百元

說無垢稱經什譯維摩詰經開大乘之精神演佛理之玄奧義趣重玄意味湛水不但為法海之總持且為文藝之極品前後七譯注疏百家諸流通最為廣備本書繼什摩生基重為論釋開顯勝義并析疑難顯理明處盡得理解不思讀事盡得思讀佛法於為大明隨者莫不興起最新出顯諸者從速

中國哲學思想與佛法一瞥

陳銘樞

十一月十五日行禮安邦內學院合辦紀錄

本人對內院向來內心抱一種深切要求，即期望恢復宋明儒學之風。年來見聞所及時有感想，因之對內院要求益切。自先師示寂，呂學長繼續領導以來，對講學極認真，內心要求已感滿足。昨日會上略提個人心得，今續詳之。余所提出者，即一切學問須從腔子裏流出。講學本於此求學亦應於此求之。儒佛之學皆從腔子裏流出，且見諸躬行實踐。吾人治學須於此互相策勵以期每會均有進步。現在習俗流弊：（一）只向外講求，忽視躬行實踐。（二）友朋集會大都重知數術，失互相切磋之誼。（三）株守故轍，不求進步。真正儒學之風已不可見，吾人須以認真培養胸中風氣自任。為說明我之立場計，先略自介紹我之為人：我之為人以認識現實為眼光，以儒學立腳，而以佛法為靈動。其實之，即以現實為旗幟，儒學為陣營，佛法為主帥。我之人生思想立場如是，我認爲忽視現實其走不遠的，非切實認識不可。儒家重躬行實踐，立身行事堪資取則。至于大無外，細無內，大推無畏，統御一切而神明無方者，是唯佛也。故彼為主腦。以我之最高信念在佛，故一切亦不離于佛。我于佛法雖僅憑斷片知識湊合，但凡不切于身心者，皆所不取。對其他學問亦然。如講佛學我信得過自心即佛，故對于佛法之認識絕非人云亦云。或僅恃聰明，獲取知識，佛法以外諸學亦稍涉獵，惟但求切己實用者，且必一一以佛法比勘之。我治學真不喜博，要便知與行打成一片，半年以來自信對佛法有進一步之了解。因將範圍放寬，泛覽諸子。結果得一概念：覺東方思想之特點與西方不同。西方思想如一大流，好向外追求不知在身心上用功，古今固然。東方思想着重追究源頭，反求諸己，是逆流的。中國哲學思想之代表者為孔與老莊，影響後世至巨，餘子皆不出二家範圍，各略有發揮而已。儒道兩家有共同之特點為具有大一統的思想，其最高根據在一，一示絕對，亦謂之道。儒家以性與天道為最高原理，宋明儒所闡發者，皆不外于一貫之道。析言忠恕，乃就人情物理上示其先後本末，反本原始即道即一，故孟子言定于一。此非形式上之一，乃指道體而言，此種思想在道家尤其明顯。老子言道，不出於無為自然，此所謂無爲即由自然而來，自然無造作，而返本於太極，即絕對之一也。莊子之言道樞環中

亦皆指一。其說比諸子特爲高遠，更接近於佛法。如釋因是二字，有依他起說，比老子之說無爲自然更爲恰當。又云既已爲一矣，豈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豈得無言乎？此一即道本也。一則絕對安可言說，但謂之爲一即雖不開言說，豈得無言。此說最靈活，與佛說有爲無爲有相通處。餘子類似之說茲略不提。依此可知中國思想本於一，此完全從反己內省所得而流出。儒者著重於君子求諸己，蓋講自反，反身而誠，曾示內省工夫。宋明儒者大都如是，乃至知人論世亦取則於是。顧亭林與友人許謂論人物者所以爲內自點之地也，然非好學之深則不能自見其過，雖欲改不善而遷於善，其道無由也。內省自反工夫至此爲最親切。老莊所謂清淨無爲，亦從反己工夫出發，而臻於極純熟之境也。以後儒道所表現的幾至於混合而不可分。劉向有恬和養神清虛棲心之路，最足以表現儒道合一之精神。關尹子有能克己才能成己，能勝物才能制物，能忘道然後有道之說，此皆東方內省工夫成就之表現，皆就內心體驗道之發端也。今姑以○表示無外之大，其內即一切世間儒家所謂本末始終一以貫之，皆歸本於此，亦可名之爲太極。道家亦然，皆逆流向內不出此範圍。其言無爲，蓋謂天生萬物本乎自然，無爲而成，帝力於我無有。如是則覺世間一切作爲皆屬奸僞巧作，足以障道。故求反於太極清虛，更透過太極擴至六合之外，入於無之境也。儒家著重現實，講修齊治平，於人倫庶物中定出種種差等來，推本窮源亦必反於太極，非反本則不能成其爲一也。但與道家所指，一落道玄一本實際則大不同。我對中國先哲思想即作如是觀，從此可進一步以佛法比勘之。常人每將佛法混同於儒道，彼余觀之，就人生動靜上講確有相同之處，在學說意義上則有分別。例如儒家在人倫庶物上差等歷然，佛家在認識則無本末先後之別。即就反求諸己言，儒家心物相對，佛家則見物即見心，色心不二。又如道家之言無爲係指自然，就主觀上講，佛法则對治有爲而安立無爲，亦不可混同。又佛法與諸子大不同處，在佛法從空入手，空者一切世間法如夢幻泡影皆不實在，儒道及諸子均無此思想。佛開示衆生在使了解人生世間等如幻，衆生以顛倒故認爲實在，這也爭說，不解空理無由入佛之門。然此空爲入佛之第一步，了解如幻，易落空見不能透徹，以爲此心必有所依，無依則墮斷滅，即以空爲依而倚於空，如是倚空亦非佛法。空以治世間顛倒，如以藥治病，病癒則藥亦去，否則執藥則復成病。學佛如不解此理，執有清淨法仍屬顛倒。故佛法談空有真空畢竟空之說，必全無一點執着乃爲究竟。依此比觀，道家由○擴而於太極，儒家重現實，只循○以內施設，皆不出

於○之範圍。以○為絕對，在佛法觀之仍屬執着。即若諸法實相仍着于淨，如着於淨則同於染。佛說諸法實相即諸法空相，其所謂淨非染淨相對之淨，係絕對的。以是知儒道雖體太極以為道體，仍有所着，未離於染。是故儒談未求而佛則無始終，儒說皮已物倒於我，佛則說見色即見心，與我為一。故在佛家必打破此圈子。是亦可謂之為不生不滅之無為法。然非去有為而另有無為。乃即對治有為而安立，無為即有為法中，一切生滅當體即不生不滅，此以求斷初不得，儒道於此皆說不上不可比附。宗門內亦常舉圈子以答人，高明者必打破此圈子，著即破。是故說只有出發點相同，此外都不可比附。此為個人體驗所得之粗見，尚待印證。今特提出一談，又不論何種立場，皆須見諸實踐。如無力於表現，則一切皆是空話。故必追求與實踐打成一片。在這一點上儒家特見偉大，其殊勝處即在內心意蘊所實盡力。內心意樂通儒道，以肯反求諸心也。殷重慈念不捨衆生，通儒道，民胞物與以天下為己任之精神似之。惟其盡力為他衆所獨有。事佛者重願力，有願力則意志堅強勇猛精進盡未來際。諸佛菩薩無不初來以衆生之心為心，吾人有此願力即可與佛菩薩相感應。此非依賴他力，乃互相增上。即法界交感之理，乃從自力發起。儒家所言而不夠偉大，必有此內心深處之奮動，乃能隨時可以發生極大力量。此惟佛家有之。此即儒家實踐上特於偉大殊勝處，非儒道所及。故個人信念之昇高中心以依據於佛法為究竟也。

三十三年十月初八

先師生日，同門集會內學院，祭祀畢，開院友會。理事會，糾同辦學會，現任內學院院長學長秋逸兄，學長證如兄，俊明兄，及東明兄，暨洋各有講說。證如兄講中國哲學思想與佛法一瞥，範圍甚廣，陳義甚精。次段秋逸兄復提出談佛與人之自覺一題，座談踴躍。蓋對證如兄講與以更深一步的修正身充實也。洋在院獲教於秋逸兄者尤多，一誠以為學宗旨無背。師說。再請以談論勿詭順俗情。願以嚴肅的態度攜手齊步。其對朋友之真誠不苟有如此者。洋隨應證佛學社請講經，證如兄後來諫我，謂洋年來四處講學精力外馳，對內心即輕視忽略，曾不進步，似此稍遲思非小小。以後幸自努力，此修實悟，直趨聖流云云。可謂剖肺腑而施藥石者也！謹拜受教。文教叢刊出版，兩兄復各惠宏文，又會此次院會中所出，彌為親切。愛記其末末以見忠誨之誠，師友之倫，猶然在七壤。吾人身心百孔千瘡，苟非體師與友督其勉勵，其何以越聖流以竊彼岸也！各日十七日王恩洋謹識。

儒學在人類文化之地位及其意義與源流

王恩洋

一、儒學在人類文化之地位

儒學之在中國，爲文化之主流。支配中國人心政教數千年，而未嘗衰變。迄清末民初，西學東來，彼方物質文明，科學哲學思想，在在出吾人固有學術範圍之外。而國家社會之組織嚴密，兵力財力之雄厚富強，又在在壓倒吾人而敗北之。國人始咸於我之不如人，乃遂及數千年立國教民之文化學說，而後儒學遂由懷疑而厭憎，由厭憎而推翻。於是乎數千年不祧之聖賢及其經典學說，皆被掃蕩取消，幾至絕滅。此自古之鉅變，甚奇希有不易見者也。

西洋學說之入中國也，其始勢微，其終勢盛。以道德之威勢，宜迅速有以補救吾人之貧弱而富強之也。然而不然，思想過新，學說過難，既遠於國情，乃不見其利而見其害，士風之激狂，民心之澆漓，社會之紛亂，隨之而益甚。朝野人士，復咸端憂之。因覺每一民族國家，必自有其立國之道，不可盡捨己而自從他人也。況我中華固五千年之文明古國耶？於是有文化復興運動，而儒者之學又漸爲國人所留意。學校之中，定孔誕爲教師節。春秋祀典，與國慶同。亦可謂無往不復者也。

今謂凡一宗學說，其價值高下，唯當問其本身之性質何如及其對於人類文化有何種之地位，究竟爲人類之所需要與否，而不必問其對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有若何之歷史關係，與特種需要。苟其自身並無價值，對人類並無若何之需要，則雖在某國家民族有悠長之歷史地位，如迷信的宗教，如愚闇的政制，亦當擯而清之，不必拘執保守。如其自身有真實之價值，對人類有偉大之需要，然後始添加以發揮光大推廣及於人類，非但以之自利而已。故吾人今日而言儒學，首當論其自身之性質，及其在人類文化之地位如何。

將論儒學在人類文化之地位，不可不先一論文化之自身。

文化何物乎？曰：「人類生活之方法儀式」也。此語何義？

嘗試了知此義，不可不先知人類生活與禽獸蟲魚等之不同。

儒學在人類文化之地位及其意義與源流